



南史  
十三



リ 8  
1735  
189



特  
1735  
189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暉 暉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山諸田一人  
悼君田資一  
所購以贈



氏南史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

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兩數郡國黌舍悉皆克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頡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移風易俗者也自是中原橫漬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

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三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郵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

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  
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  
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  
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  
郡事昫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昫循階而  
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  
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  
章內使伏昫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  
賃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昫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  
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  
在位轉隆昫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昫爲政廉平宜加

將養初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  
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  
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昫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昫遂得  
就郡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昫父曼容與樂  
安任遥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遥子昫及昫並見知頃之昫才遇稍  
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昫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各位略相侔昫  
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  
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  
才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  
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

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潛人晉豫州刺史憚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摠明館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真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祚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

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白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

慈仁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克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役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  
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  
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  
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  
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  
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  
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緇冠玄  
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  
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  
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  
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  
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

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  
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  
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  
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  
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  
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  
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  
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  
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  
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  
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  
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



三則子非無母正其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戚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

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

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眾尤盛又出為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

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華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

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  
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  
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  
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  
成人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  
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  
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  
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  
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一作傳之文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  
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  
都臺城陷與張嶷保吳興嶷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  
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  
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  
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  
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  
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上前  
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  
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  
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

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一作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瓜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益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夫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廟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正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

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通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  
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  
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  
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  
常數百人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  
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性孝常日限  
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  
學厚禮迎之反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  
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  
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

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  
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  
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  
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  
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  
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  
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  
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  
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  
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  
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  
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  
氏東關之役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  
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  
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  
此者竝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  
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  
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卽位累  
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  
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  
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  
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  
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  
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隋之士無人不  
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  
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燕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  
制爲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

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聞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畧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摘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獨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

學還私室講受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



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  
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  
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  
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  
賜褰襦綰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母之遺  
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下父  
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  
論義徃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  
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  
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  
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

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  
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  
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  
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仍令於溫文  
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  
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  
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顧群臣曰此卽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  
重觀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  
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  
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  
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  
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  
議參軍家傳儒學竝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  
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  
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  
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  
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各相埒故都  
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  
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飭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

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旣而  
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  
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  
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  
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  
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  
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  
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  
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  
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  
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  
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

負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  
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  
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  
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  
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  
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  
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  
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  
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  
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  
聖格言往實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  
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

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  
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  
扇動蕃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  
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表凡二百餘篇時有  
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  
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  
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  
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  
樂歌詞八百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  
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

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

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終

蘇州刺史 氏蘭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蘇州刺史 氏蘭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叔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叔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虞蘇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說

王智深

崔憲祖

祖沖之

子暉之 孫皓 來疑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縉 緩

鍾嶸 兄岵 岵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子朗 王子雲

何思澄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

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敳作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敳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疆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卽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儔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徐作徐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茲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

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荅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  
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  
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  
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  
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  
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靈鞠  
嘗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  
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  
明有智畧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  
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  
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  
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  
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  
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  
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  
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  
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以之卒於給事  
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  
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琊太守父道  
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



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旣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

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

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  
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  
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  
宋遠跋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  
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弃形骸仕旣不  
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  
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  
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事皮膚澡刷不  
謹澣沐失時四體氄氄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  
癢涓瀆無時恕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勤  
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爲禽獸決錄

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嗜性平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嗜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  
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  
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  
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  
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  
擲政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爲國子生  
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  
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迨  
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

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蒨書云高晉陵自蒨人問其所以蒨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蒨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軀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武帝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

因齊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逵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逵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淪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逵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穌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

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  
校尉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墻典乃舒被覆書  
書獲全而被大溼時人以此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  
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辨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  
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  
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  
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  
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  
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  
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  
頓爾若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  
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  
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  
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  
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有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

南史七十二  
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  
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貢  
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  
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醉據  
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  
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  
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  
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  
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  
門者出之慰祖請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  
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籠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

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  
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  
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  
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  
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  
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一作施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  
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  
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  
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  
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

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歌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倅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糺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束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而射之來疑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爲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

儉鈔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儋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緡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緡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一作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當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

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儅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



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  
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  
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凌於江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岢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  
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主  
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一有興嗣初一無  
談文吏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

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沈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  
德壽光省改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  
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  
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何斯疾手疏疽爲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  
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  
暉詩而去久之復來暉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  
稱之於武帝卽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  
嘗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  
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  
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  
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  
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  
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  
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  
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子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  
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  
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杖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紀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

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逋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楮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憚博物卜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

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  
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  
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啟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  
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  
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  
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  
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  
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剡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  
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卽位兼御史中丞梁武  
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  
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  
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  
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  
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  
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  
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  
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  
伯叔禮議者甚重協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  
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川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邁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燾雅相欽悅時燾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辨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克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末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官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郎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士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正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

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元一作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後有蔡疑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

疾卒

張正見字見贖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卽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夷僚徃徃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

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精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拓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



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  
可無務乎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道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卜天與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吳慶之

蕭獻明

蕭矯妻羊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解叔謙

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

鮮于文宗

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蔣雋之妻黃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觀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公濟妻姚 吳郡范怯恂妻楮

薛天生 劉懷胤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祚 謝昌寓

韓靈敏

劉渢

弟謙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弟預 沈昇之

樂頤之

江泌

庾道愨

族孫沙彌 沙彌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耻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嗥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收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同改至於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一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

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飧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

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赦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

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  
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  
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  
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  
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  
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  
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館之二十年死並  
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  
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遠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

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遠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  
而親屬皆盡唯遠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  
則伐木燒塲妻亦同遠此誠無有懈倦遠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  
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遠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放之遠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  
曹史遠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  
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  
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  
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  
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

南史七十三  
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  
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  
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  
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  
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  
王義慶等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旰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  
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  
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  
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  
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

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  
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  
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  
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  
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邑不能制依事  
上詳州議以爲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  
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  
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  
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溼被害屍骸不收母



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  
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  
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泔海見枯骸則刻肉  
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  
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劄本不關善人  
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卽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  
饋移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時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  
亦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爲殯

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  
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十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  
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  
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  
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  
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  
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劔於東堂幾  
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  
出拒戰並死孝武卽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  
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

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  
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  
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  
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  
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歎伏以兄死  
節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  
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  
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訥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旣  
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  
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  
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  
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  
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  
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  
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  
卽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  
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  
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

南史七十三  
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  
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  
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  
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  
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  
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  
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顯表  
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  
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  
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  
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  
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  
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  
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  
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  
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  
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  
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  
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  
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南史七十三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營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

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歛給其斗米永明中卒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愈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縶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

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旣而曰溘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

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一作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

南史七十三  
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一作山陰爲買棺器自往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瘡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瘡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

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僧遠

省殮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  
歛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  
聞郡縣齊高帝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  
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  
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  
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  
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  
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  
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以壽終時有吳興人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

### 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  
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  
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  
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  
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  
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  
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  
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  
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  
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

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  
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  
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  
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  
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  
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  
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  
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  
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曾

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  
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  
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  
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  
由此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  
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  
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  
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臻癰大悲  
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  
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



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  
妻朝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續被敕納  
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  
期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渢兄渢怜愛  
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  
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  
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渢有識事渢過於同產  
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柘弟禧與柘兄弟異常自尚  
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  
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  
旦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徙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

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  
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  
去歲遠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  
異邪因訶令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  
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旣不  
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  
及遙光敗渢靜坐圍舍謙爲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  
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逃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向若不逢兄  
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  
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  
門郎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軍及事  
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一作渤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上表薦之詔爲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瀟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

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文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尙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重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吏吳

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唯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解藪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屨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蟲多綿裹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孝葉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歷

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  
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  
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  
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  
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  
事泌黃門郎余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  
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  
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  
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  
家且有一媪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

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  
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  
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  
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  
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  
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  
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  
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  
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經不出  
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

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欵令  
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  
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  
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  
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餽遺文  
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  
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西川中鳳閣  
氏書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西川中鳳閣  
氏書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儔

荀匠

吉玢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劉景昕

張景仁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曷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

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矣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寶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  
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  
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  
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  
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  
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  
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  
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  
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頗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  
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  
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回立碑始終

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  
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  
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  
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  
爲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  
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中就拜太中  
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  
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  
志事云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  
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  
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

以南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困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廬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而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



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  
盼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  
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  
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  
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  
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  
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瘞壤  
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  
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盼曰凡鯢鱗蠖蟻尚惜其生  
況在人斯豈願齋盼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盼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

小者盼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  
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盼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  
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  
湘州刺史柳沈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斐儉丹陽郡守臧盾揚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盼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悻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  
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  
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  
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

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廬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拊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

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

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纒繫脚爲誌後歲此鷓巢復更來猶帶前纒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間又表於

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

父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  
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  
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史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  
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郫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  
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伍白日手刃其仇  
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  
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  
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  
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  
議參軍蘭三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  
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  
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  
詔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  
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且  
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  
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  
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  
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

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

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卽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襦氍毹席被褥單復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備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

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殞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緝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

南史七十四  
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卽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卽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殞瘞失所及周受禪暘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卽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水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學廢數年乃愈

南史七十四  
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爨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苔里爲孝家里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

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終

西川中興堂  
氏雷同甫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西川中興堂  
氏雷同甫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辛普明 樓惠明

關康之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京產子 剡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一作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

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  
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  
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  
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  
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  
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  
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

一作以自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

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  
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  
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兮西疇  
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倪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頹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  
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  
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  
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  
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  
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  
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  
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  
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

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  
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  
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  
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竝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  
中頻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  
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  
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  
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  
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  
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  
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  
豫章王疑微爲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  
喪身自負土植松柏疑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  
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  
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  
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  
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  
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  
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  
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

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  
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  
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僞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  
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  
別駕宗昕一作昕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  
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  
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  
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  
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

南史七十五  
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  
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畝  
何宜枉軒冕之客子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  
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  
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因不改節受琴於戴逵  
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  
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  
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  
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樸者或爭穢  
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  
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

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  
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  
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  
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  
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  
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  
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琰一作煇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  
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  
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宥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

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綬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綬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綬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一作土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

元嘉中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遠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會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

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

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

南史七十五  
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

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一作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玉弼

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  
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  
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  
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  
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  
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  
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  
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  
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  
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  
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  
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螿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

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  
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  
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  
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螿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  
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祇  
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  
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  
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  
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柁良亦  
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悔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簞簞河水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之人

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覽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燠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

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愷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六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

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

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  
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  
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  
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  
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  
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  
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  
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  
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  
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人不同其  
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楮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羣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

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  
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  
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  
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  
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旣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  
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  
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  
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  
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  
矣屢見刻舫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  
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  
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

南史七十五  
是一術佛號正其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  
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  
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  
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  
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  
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  
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  
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  
教未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  
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  
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邊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

專戎土爰亦茲方褻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  
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  
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  
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  
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  
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  
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  
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  
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



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入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六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

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  
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一作亭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  
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  
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  
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鴟適大海蜩鳩之  
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  
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  
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  
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  
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  
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

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  
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  
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  
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顒  
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  
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齊高  
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  
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  
食孔珪周顒謝淪竝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  
澄祠部尚書虞悛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  
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

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疑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中一作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疑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

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兒點見而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一云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終

蘇州府印

